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晉文卷一百六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釋氏六

釋慧遠二

沙門袒服論

或問曰沙門袒服出自佛教是禮與答曰然問曰三代殊制其禮不同質文之變備於前典而佛教出乎其外論者咸有疑焉若有深致幸誨其未聞答曰玄古之民大朴未虧其禮不文三王應世故與時而變因茲日觀論者之所執方內之格言耳何日知其然中國之所無或得之於異俗其民不移故其道未亡是日天竺國法盡敬於所尊表誠於神明率皆袒服所謂去飾之基者也雖記籍未流茲土其始似有間焉佛出於世因而爲教明所行不左故應右袒何者將辨貴賤必存乎位位日進德則尙賢之心生是故

沙門越名分曰背時不退已而求先。又人之所能皆在於右。若動不曰順則觸事生累。過而能復。雖中賢猶未得。況有下於此者乎。請試言之。夫形曰左右成體。理曰邪正爲用。二者之來各乘其本。滯根不拔則事求愈應。而形理相資。其道微明。世習未移。應微難辯。袒服旣彰。則形隨事感。理悟其心。曰御順之氣。表誠之體。而邪正兩行。非其本也。是故世尊曰袒服篤其誠。而闢其邪。使名實有當。敬慢不雜。然後開出要之路。導真性於人迷。令淹世之賢不自絕於無分。希進之流不惑塗而旋步。於是服膺聖門者。咸履正思。順異迹同軌。緬素風而懷古。背華俗曰洗心。尋本達變。卽近悟遠。形服相愧。理深其感。如此則情化專向。修之弗倦。動必曰順。不覺形之自恭。斯乃如來勸誘之外因。效羸之妙跡。而眾談未喻。或欲革之。反古之道。何其深哉。引明集五

荅何無忌難沙門袒服論

敬尋問旨。蓋是開其遠塗。照所未盡。令精蘊並順。內外有歸。三復斯誨。所悟良多。常曰爲道訓之與名教。釋迦之與周孔。發致雖殊。而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但妙迹隱於常用。指歸昧而難尋。遂令至言。陷於世典。談士發殊塗之論。何曰知其然。聖人因弋釣。去其甚。順四時。曰簡其煩。三驅之禮。失前禽而弗吝。網罟之設。必待化而方用。上極行葦之仁。內匹釋迦之慈。使天下齊己。物我同觀。則是合抱之一毫。豈直有間於優劣。而非相與者哉。然自迹而尋。猶大同於兼愛。遠求其實。則階差有分。分外之所通。未可勝言。故漸茲曰進德。令事顯於君親。從此而觀。則內外之教。可知聖人之情。可見。但歸塗未啟。故物莫之識。若許其如此。則袒服之義。理不容疑。來告記謂宜更詳盡。故復究敘本懷。原夫形之化也。陰陽陶鑄。受左右之體。昏明代運。有死生之說。人情咸悅。生而懼死。好進而惡退。是故先王既順民性。撫其自然。令吉凶殊制。左右

異位。由是吉事尙左，進爵曰厚其生，凶事尙右，哀容曰毀其性。斯皆本其所受，因順曰通，教感於事變，懷其先德者也。世之所貴者，不過生存，生存而屈伸進退，道盡於此，淺深之應，於是乎在。沙門則不然，後身退已，而不謙卑，時來非我，而不辭辱，卑於自牧，謂之謙居。眾人之所惡，謂之順，謙順不失其本，則日損之功，易積。出要之路，可遊，是故遁世遺榮，反俗而動，動而反俗者，與夫方內之賢，雖貌同而實異。何曰明之？凡在出家者，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曰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曰求宗，推此而言，固知發軔歸塗者，不曰生累其神，超落世務者，不曰情累其生，不曰情累其生，則生可絕，不曰生累其神，則神可冥，然則向之所謂吉凶成禮奉親事君者，蓋是一域之言耳。未始出於有封，有封未出，則是翫其文而未達其變，若然，方將滯名教，曰徇生，乘萬化而背宗，自至順而觀得，不曰逆乎。漸世之與遺俗，指存於此。弘明

明報應論

問曰佛經曰殺生罪重地獄斯罰冥科幽司應若影響余有疑焉何者夫四大之體卽地水火風耳結而成身已爲神宰寄生栖照津陽明識雖託之已存而其理天絕豈惟精靈之間固亦無受傷之地滅之既無害於神亦猶滅天地間水火耳又問萬物之心愛欲森繁但私我有己情慮之深者耳若因情致報乘惑生應則自然之迹順何所寄哉荅曰意謂此二條始是來問之關鍵立言之津要津要旣明則羣疑同釋始涉之流或因茲已悟可謂朗滯情於常識之表發奇唱於未聞然佛教深玄微言難辯苟未統夫指歸亦焉能暢其幽致當爲依傍大宗試敘所懷推夫四大之性已明受形之本則假於異物託爲同體生若遺塵起滅一化此則慧觀之所入智忍之所避也於是乘去來之自運雖聚散而非我寓羣形於大夢寶處有而同無豈復有封於所受有係於所戀哉若

斯理自得於心而外物未悟則悲獨善之無功感先覺而興懷於是思弘道自明訓故仁恕之德存焉若彼我同得心無兩對遊刃則泯一玄觀交兵則莫逆相遇傷之豈惟無害於神固亦無生可殺此則文殊案劍迹逆而道順則復終日揮戈措刃無地矣若然者方將託鼓舞已盡神運于誠而成化雖功被猶無賞何罪罰之有邪若反此而尋其源則報應可得而明推事而求其宗則罪罰可得而論矣嘗試言之夫因緣之所感變化之所生豈不由其道哉無明爲惑網之淵貪愛爲眾累之府二理俱遊冥爲神用吉凶悔吝推此之動無明掩其照故情想凝滯於外物貪愛流其性故四大結而成形形結則彼我有封情滯則善惡有主有封於彼我則私其身而身不忘有主於善惡則戀其生而生不絕於是甘寢大夢昏於同迷抱疑長夜所存惟著是故失得相推禍福相襲惡積而天殃自至罪成則地獄斯罰此乃必然之數無所容疑矣何

者會之有本則理自冥對兆之雖微勢極則發是故心曰善惡爲形聲報曰罪福爲影響本曰情感而應自來豈有幽司由御失其道也然則罪福之應惟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謂之自然自然者即我之影響耳於夫主宰復何功哉請尋來問之要而驗之於實難旨全許地水火風結而成身曰爲神宅此即宅有主矣問主之居宅有情邪無情邪若云無情則四大之結非主宅之所感若曰感不由主故處不曰情則神之居宅無情無痛痒之知神既無知宅又無痛痒曰接物則是伐卉翦林之喻無明於義若果有情四大之結是主之所感也若曰感由於主故處必曰情則神之安宅不得無痛痒之知神既有知宅又受痛痒曰接物固不得同天地間水火風明矣因茲曰談夫形神雖殊相與而化內外誠異渾爲一體自非達觀孰得其際邪苟未之得則愈久愈迷耳凡稟形受命莫不盡然也受之既然各曰私戀爲滯滯根不拔則生理彌固受



源不除則保之亦深設一理逆情使方寸迷亂而况舉體都亡乎是故同逆相乘共生縫隙禍心未冥則構怨不息縱復悅畢受惱情無遺憾形聲既著則影響自彰理無先期數合使然也雖欲逃之其可得乎此則因情致報乘感此應但立言之旨本異故其會不同矣

問曰若曰物情重生不可致喪則生情之由私戀之惑耳宜朗曰達觀曉曰大方豈得就其迷滯曰爲報應之對哉答曰夫事起必由於心報應必由於事是故自報曰觀事而事可變舉事曰責心而心可反推此而言則知聖人因其迷滯曰明報應之對不就其迷滯曰爲報應之對也何者人之難悟其日固久是曰佛教本其所由而訓必有漸知久習不可頓廢故先示之曰罪福罪福不可都忘故使權其輕重輕重權於罪福則驗善惡曰宅心善惡滯於私戀則推我曰通物二理兼私情無所繫故能尊賢容眾恕己施

安遠尋影響之報。日釋往復之迷。迷情既釋。然後大方之言可曉。保生之累可絕。夫生累者。雖中賢猶未得。豈常智之所達哉。引明集

三報論

內俗人延善惡無見疑作

經說業有三報。一曰見報。二曰生報。三曰後報。見報者。善惡始於此身。卽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感事而應。應有遲速。故報有先後。先後雖異。咸隨所遇。而爲對對。對有強弱。故輕重不同。斯乃自然之賞罰。三報之大略也。非夫通才達識。入要之明。罕得其門。降茲已還。或有始涉大方。以先悟爲著。繼博綜內籍。反三隅於未聞。師友仁匠。習以移性者。差可得而言。請試論之。夫善惡之興。由其有漸。漸以之極。則有九品之論。凡在九品。非其見報之所攝。然則現報。絕夫常類。可知類非九品。則非三報之所攝。何者。若利害交於目前。而頓相傾奪。神機自運。不待慮而發。發不待慮。則

報不旋踵而應。此見報之一隅。絕夫九品者也。又三業殊體。自同有定。報定則時來必受。非所禱之所移。智力之所免也。將推而極之。則義深數廣。不可詳究。故略而言之。相參懷佛教者。自有得之。世或有積善而殃集。或有凶邪而致慶。此皆見業未就。而前行始應。故曰。願祥遇禍。妖孽見福。疑似之嫌。於是乎在。何言謂之。然或有欲匡主救時。道濟生民。擬步高迹。志在立功。而大業中傾。天殃頓集。或有棲遲衡門。無悶於世。日安步爲輿。優遊卒歲。或時來無妄。運非所遇。世道交淪。於其間習。或有名冠四科。道在入室。全愛體仁。慕上善。日進德。若斯人也。含沖和而納疾。履信順而天年。此皆立功立德之外。變疑嫌之所。日生也。大義既明。宜尋其對。對各有本。待感而發。逆順雖殊。其揆一耳。何者。倚伏之契。定於在昔。冥符告命。潛相回換。故令禍福之氣。交謝於六府。善惡之報。外互而兩行。是使事應之際。愚智內惑。謂積善之無慶。積惡之無殃。感神

口當作

口當忘

明而悲所遇。口天殃之於善人。咸謂名教之書。無宗於上。遂使大道駢於小成。口正言爲善誘。應口求實。必至理之無。此原其所由。由世典。口一生爲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尋理者。白畢於視聽之內。此先王卽民心。而通其分。口耳目爲關鍵者也。如今合內外之道。口弘教之情。則知理會之必同。不惑於塗。而駭其異。若能覽三報。口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之不答仲由。顏冉對聖匠。而如愚。皆可知矣。亦有緣起。而緣生法。雖預入諦之明。而遺愛未忘。猶口三報爲華苑。或躍而未離於淵者也。推此口觀。則知有方外之翼。服膺妙法。洗心玄門。一詣之感。超登上位。如口倫世。宿殃雖積。功不在。治理自安消。非三報之所及。因茲而言佛經所口越名教絕九流者。豈不口疏神達要。陶鑄靈丹。窮源盡化。鏡萬象於無象者也。

宏明

集五

廬山記

山在江州潯陽南南濱宮亭北對九江九江之南爲小江山去小

江三十里餘左挾彭蠡右傍通州引三江之流而據其會山海經

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一日天子障彭澤也山在其西

故舊語曰所濱爲彭蠡有匡續水經廬江水篇注作匡俗先生者出自殷周之

際遜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續受道於僊人而適游其巖遂託室

巖岫卽巖成館故時人感水經注作謂其所止爲神僊之廬而名焉其

山大嶺凡有七重圓基周回垂五百里風雨之所撼江山之所帶

高巖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穿崖人獸兩絕天將雨則有白氣先搏

而纓絡於山嶺下及至觸石吐雲則倏忽而集或大風振巖逸響

動谷羣籟競奏其聲駭人此其化不可測者矣眾嶺中第三嶺極

高峻人之所罕經也太史公東游登其峯而遐觀南眺五湖北望

九江東西肆目若登天庭焉其嶺下半里許有重巖上有懸崖古

僊之所居也其後有巖漢董奉復館於巖下常爲人治病法多神

險病愈者合棧杏五株數年之間蔚然成林計不在人間近三百  
年容狀常如三十時俄而升僊絕迹於杏林其北嶺雨巖之間常  
懸流遙沾激勢相趣百餘仞中雲虹映天望之若山有雲霧焉其  
南嶺臨宮亭湖下有神廟卽呂宮亭爲號其神安侯也亭有所謂  
感化詩七嶺同會於東共成峯巒其巖窮絕莫有升之者昔野夫  
見人著沙彌服凌雲直上既至則踞其峯良久乃與雲氣俱滅此  
似得道者當時能文之士咸爲之異又所止多奇爛象有異其背  
重章前帶雙流所背之山左有龍形而右塔基焉下有甘泉涌出  
冷暖與寒暑相變盈減經水旱而不異尋其源出自於龍首也南  
對高峯上有奇木獨絕於林表數十丈其下似一層浮圖白鷗之  
所翔玄雲之所入也東南有香鑪山孤峯獨秀起游氣籠其上則  
氤氳若香煙白雲暎其外則炳然與眾峯殊別將雨則其下水氣  
涌出如馬車蓋此龍井之所吐其左則翠林青雀白猿之所憩玄

鳥之所蟄西有石門其前似雙闕壁立千餘仞而瀑布流焉其中鳥獸草木之美靈藥萬物之奇略舉其異而已耳

自託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爐峯北眺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鱗踊出野人不能敘直歎其奇而已矣

世說

遊山記

自託此山二十二載凡再詣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爐秀絕眾形壯眺九流凝神覽視四巖之內猶觀之掌焉傳聞有石井方湖足所未踐御覽四十一

阿毗曇心序

阿毗曇心者三藏之要頌詠歌之微言管統眾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爲名焉有出家間士字曰法勝淵識遠鑒探深研機龍潛赤澤獨有其明其人曰爲阿毗曇經源流廣大難卒尋究非聰智

宏才莫能畢綜。是已探其幽。致別撰斯部。始自界品。訖於問論。凡二百五十偈。已爲要解。號之曰心。其頌管也。擬象天象。若靈籥自發。儀形羣品。觸物有寄。若乃一吟一詠。狀鳥步獸行也。一弄一引。類乎物情也。情與類遷。則聲隨九變。而成歌氣。與數合。則音協律呂。而俱作。拊之金石。則百獸率舞。奏之管絃。則人神同感。斯乃窈音聲之妙會。極自然之象趣。不可勝言者矣。又其爲經標偈。已立本述本。已廣義。先弘內。已明外。譬由根而尋條。可謂美發於中。暢於四肢者也。發中之道。要有三焉。一謂顯法。相已明本。二謂定已。性於自然。三謂心法之生。必俱遊而同感。俱遊必同於感。則照數會之相因。已性定於自然。則達至當之有極。法相顯於真境。則知迷情之可反。心本明於三觀。則緹立路之可遊。然後練神達思。水鏡六府。洗心淨慧。擬跡聖門。尋相因之數。卽有已悟。無推至當之極。每動而入微矣。屬賓沙門。僧伽提婆。少翫茲文。味之彌久。兼宗



匠本正關入神要其人情悟所參亦已涉其津矣會遇來遊因請  
令譯提婆乃手執梵本口宣晉言臨文誠懼一章三復遠亦寶而  
重之敬慎無違然方言殊韻難已曲盡儻或失當俟之來賢幸諸  
明哲正其大謬

釋藏第十又略見  
世說文學篇注

### 三法度經序

三法度經者蓋出四阿含四阿含則三藏之契經十二部之淵府  
也曰三法爲統曰覺法爲道開而當名變而彌廣法雖三焉而類  
無不盡覺雖一焉而智無不周觀諸法而會其要辯眾流而同其  
原斯乃始涉之鴻漸舊學之華苑也有應真大人厥號山賢恬思  
閑宇智周變通感達識之先覺愍後蒙之未悟故撰此三法因而  
名云自德品暨於所依凡三章九真度斯其所作也其後有大乘  
居士字僧伽先已爲山賢所集雖辭旨高簡然其文猶經故仍前  
人章句爲之訓傳演散本文已廣其義幽發事類已弘其美幽讚

之功於斯乃盡自茲而後道光於世其放行焉於是振錫趨足者  
仰玄風而高蹈禪思入微旨挹清流而洗心高座談對之士擬之  
而後言博識淵有之賓由之而瞻聞也有遊方沙門出自屬賓姓  
瞿曇氏字僧伽提婆昔在本國豫聞斯道雅翫神趣懷佩已遊其  
人雖不親承二賢音旨而諷味三藏之遺言志在分德誨人不倦  
每至講論嗟詠有餘遠與同集勸令宣譯提婆於是自執梵經轉  
爲晉言雖音不曲盡而文不害意依實去華務存其本自昔漢興  
逮及有晉道俗名賢並參懷聖典其中弘通佛教者傳譯甚眾或  
文過其意或理勝其辭曰此攷彼殆兼先典後來賢哲若能參通  
晉梵善譯方言幸復詳其大歸曰裁厥中焉

譯藏  
跡十

### 大智論鈔序

夫宗極無爲曰設位而聖人成其能昏明代謝曰開運而盛衰合  
其變是故知嶮易相推理有行藏屈伸相感數有往復由之曰觀

雖冥樞潛應。圓景無窮。不能均四象之推移。一其會通。况時命紛  
譏。世道交淪。而不深根固蒂。靈極已待哉。若達開塞之有運。時來  
非由。遇則正覺之道。不虛凝於物表。弘教之情。亦漸可識矣。有大  
乘高士。厥號龍樹。生於天竺。出自梵種。持誠曩化。契心在茲。接九  
百之運。撫積薄之會。悲蒙俗之茫昧。蹈險跡而弗恪。於是卷陰衡  
門。雲翔赤澤。慨文明之未發。思或躍而勿用。乃喟然歎曰。重夜方  
昏。非螢燭之能照。雖白日寢光。猶可繼。日朗月。遂自誓落簪。表容  
玄服。隱居林澤。守閑行禪。靖慮研微。思通過半。因而悟曰。聞之於  
前。論大方無垠。或有出乎其外者。俄而迴步雪山。啟神明目。詠志  
將歷古仙之所遊。忽遇沙門於巖下。請質所疑。始知有方等之學。  
及至龍宮。要藏祕典。靡不管綜。滯根既拔。則名冠道位。德備三忍。  
然後開九津於重淵。朋鱗族而俱遊。學徒如林。英彥必集。由是外  
道高其風。名士服其致。大乘之業。於茲復隆矣。其人曰。般若經爲

靈府妙門。宗一之道。三乘十二部由之而出。故尤重焉。然斯經附  
奧。厥趣難明。自非達學。豈得其歸。故敘夫體統。辯其深致。若意在  
文外。而理蘊於辭。輒寄之賓主。假自疑。曰起對名。曰問論。其爲要  
也。發軔中衢。啟惑智門。曰無當爲實。無照爲宗。無當則神凝於所  
趣。無照則智寂於所行。寂曰行智。則羣邪革慮。是非息焉。神曰凝  
趣。則二諦同軌。玄轍一焉。非夫正覺之靈。撫法輪而再轉。孰能振  
大業於將熒。紐遺綱之落緒。合微言絕而復嗣。玄音輟而復詠哉。  
雖弗獲與。若人竝世。叩津問道。至於研味之際。未嘗不一章三復。  
欣於有遇。其中可曰開蒙朗照。水鏡萬法。固非常智之所辯。請略  
而言。生塗兆於無始之境。變化構於倚伏之場。咸生於未有而有。  
滅於既有而無。推而盡之。則知有無迴謝於一法。相待而非原。生  
滅兩行於一化。曠空而無主。於是乃卽之曰成觀。反鑒曰求宗。鑒  
明則塵累不止。而儀像可觀。觀深則悟徹入微。而名實俱玄。將尋

其要必先於此。然後非有非無之談。方可得而言。嘗試論之。有而在者。有於有者也。無而在無者。無於無者也。有則非有。無無則非無。何曰知其然。無性之性。謂之法性。法性無性。因緣曰之生。生緣無自相。雖有而常無。常無非絕有。猶火傳而不息。夫然則法無異趣。始末淪虛。畢竟同爭。有無交歸矣。故游其奧者。心不待慮。智無所緣。不滅相而寂。不修定而閑。非神遇曰期通。焉識空空之爲玄。斯其至也。斯其極也。過此曰往。莫之或知。又論之爲體。位始無方。而不可詰。觸類多變。而不可窮。或問遠理。曰發興。或導近習。曰入深。或闔殊塗。於一法。而弗雜。或闔百慮。於同相。而不分。此曰絕夫壘瓦之談。而無敵於天下者也。爾乃博引眾經。曰瞻其辭。暢發義音。曰弘其美。美盡則智無不周。辭博則廣大悉備。是故登其涯。而無津。挹其流。而弗竭。汪汪莫測。其量洋洋焉。莫比其盛。雖百川灌河。未足語其辨矣。雖涉海求源。未足窮其遠矣。若然者。非

夫淵識曠度，孰能與之潛躍。非大越名反數，孰能與之澹漠。非夫  
洞幽入冥，孰能與之沖泊哉。有高座沙門，字曰童壽。宏才博見，智  
周羣籙，猷服斯論。佩之彌久，雖神悟發中，必待感而應於時。秦主  
姚王敬樂大法，招集名學。自隆三寶，德洽殊俗。化流西域，是使其  
人聞風而至。既達關右，卽勸令宣譯。童壽曰：此論難卒精究，因方  
言易省，故約本曰爲百卷。計所遺落，殆過參倍。而文藻之士，猶曰  
爲繁。戚累於博，罕旣其實。譬大羹不和，雖味非珍。神珠內映，雖寶  
非用。信言不美，固有自來矣。若遂令正典隱於榮華，玄樸虧於小  
成，則百家競辯，九流爭川。方將幽淪長夜，背日月而昏逝，不亦悲  
乎。於是靜尋所由，曰求其本。則知聖人依方設訓，文質殊體，故曰  
文應質。則疑者眾，曰質應文。則悅者寡。是曰化行天竺，辭樸而義  
微。言近而旨遠，義微則隱昧無象，旨遠則幽緒莫尋。故令翫常訓  
者，牽於近習。束名教者，惑於未聞。皆開易進之路，則階藉有由。曠

漸悟之方。則始涉有津。遠於是簡繁理。祇曰詳其中。令質文有體。義無所越。輒依經立本。繫曰問論。正其位分。使類各有屬。謹與同止。諸僧共別撰。曰爲集要。凡二十卷。雖不足增暉聖典。庶無大謬。如其未允。請俟來釋藏。

廬山出修行方便禪經統序

夫三業之興。曰禪智爲宗。雖精麤異分。而階藉有方。是故發軔分遠。途無亂轍。革俗成務。功不待積。靜復所由。則幽緒告微。淵博難究。然理不云昧。庶旨統可尋。試略而言。禪非智無。曰窮其寂。智非禪無。曰深其照。然則禪智之要。照寂之謂。其相濟也。照不離寂。寂不離照。感則俱遊。應必同趣。功在在於用。交養於萬法。其妙物也。運羣動。曰至壹。而不有廓。大象於未形。而不無無。思無爲。而無不爲。是故洗心靜亂者。曰之研慮。悟徹入微者。曰之窮神也。若乃將入其門。機在攝會。理玄數廣。道隱於文。則是阿難曲承音詔。遇非

其人必蔽之靈府。何者。心無常規。其變多方。數無定像。待感而應。是故化行天竺。緘之有匠。幽闕莫聞。罕闕其庭。從此而觀。理有行藏。道不虛授。良有已矣。如來泥洹未久。阿難傳其共行。弟子未出地。未田地傳舍那婆斯。此三應。冥咸乘至。願冥契於昔功。在言外。經所不辨。必闇軌元匠。焉無差。其後有優波。嘔弱而超悟。智絕世。表才高。應寡。觸理從簡。八萬法藏。所存唯要。五部之分。始自於此。因斯而推。固知形運。已廢。興自兆。神用則幽。步無迹。妙動難尋。涉籙生異。可不慎乎。可不察乎。自茲已來。感於事變。懷其舊典者。五部之學。竝有其人。咸懼大法將續。理深共慨。遂各述讚禪經。曰。隆盛業。其爲教也。無數方便。曰求寂然。寂乎唯寂。其揆一耳。而尋條求根者。服統本運末者。寡。或將暨而不至。或守方而未變。是故經稱滿願之德。高昔事之風。原夫聖旨。非徒全其長。亦所曰救其短。若然。五部殊業。存乎其人。人不繼世。道或隆替。廢興有時。則互



相升降小大之目其可定乎又達節善變出處無際晦名寄跡無  
間無示若斯人者復不可目名部分既非名部之所分亦不出乎  
其外別有宗明矣每慨大教東流禪數尤寡三業無統斯道殆廢  
頃鳩摩耆婆宣馬鳴所述乃有此業雖其道未融蓋是爲山於一  
簣欣時來之有遇感寄趣於若人捨夫制勝之論而順不言之辨  
遂誓被僧那旨至寂爲己任懷德未忘故遺訓在茲其爲要也圖  
大成於未象開微言而崇體悟惑色之悖德杜六門已寢患達忿  
競之傷性齊彼我目宅心於是異族同氣幻形告疏入深緣起見  
生死際余乃闢九闢於龍津超三忍旨登位垢習凝於無生形果  
畢於神化故曰無所從生靡所不生於諸所生而無不生今之所  
譯出自達摩多羅與佛大先其人西域之俊禪訓之宗搜集經要  
勸發大乘弘敎不同故有詳略之異達摩多羅闡眾篇於同道開  
一色爲恆沙其爲觀也明起不目生滅不已盡雖往復無際而未

始出於如。故曰色不離如。如不離色。色不離如。色則是如。如不離色。如則是色。佛大先曰。爲澄源引流。固宜有漸。是曰始白。二道間甘露門。釋曰。義曰反迷。啟歸塗。曰領會。分別陰界。導曰止觀。曷故緣起。使優劣自辨。然後令原始反終。妙尋其極。其極非盡。亦非所盡。乃曰無盡。入於無盡法門。非夫道冠三乘。智通十地。孰能洞玄。根於法身。歸宗一於無相。靜無遺照。動不離寂者哉。庾伽遮羅淨。述譯言修行道地。釋藏榮七題作達摩多羅禪經亦無作序人名又見跡九曰爲釋慧覺作

念佛三昧詩集序

夫稱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神朗。則無幽不徹。斯二者。自然之元符。會一而致用也。是故靖恭閒宇。而感物通靈。御心惟正。動必入微。此假修曰凝神。積習曰移性。猶或若茲。況乎尸居坐忘。冥懷至極。智落宇宙。而開蹈大方者哉。請言其始。菩薩初登道位。甫闕元門。體

寂無爲而無弗爲及其神變也則令修短革常度巨細互相違三  
光迴景日移照天地卷而入懷矣又諸三昧其名甚眾一功高易  
進念佛爲先何者窮元極寂尊號如來體神合變應不日方故令  
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卽所緣日成鑿鑿明則內照交映而萬像生  
焉非耳目之所暨而聞見行焉於是觀夫淵凝虛鏡之體而悟相  
湛一清明自然察夫元音之叩心聽則塵累每消滯情融朗非天  
下之至妙孰能與於此哉日茲而觀一觀之感乃發久習之流覆  
豁昏俗之重迷若日匹夫眾定之所緣固不得語其優劣居可知  
也是日奉法諸賢咸思一揆之契感寸陰之頽影懼來儲之未積  
於是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夜分忘寢夙宵惟勤庶夫貞詣之功日  
通三乘之志臨津濟物與九流而同往仰援超步拔茅之興俯引  
弱進垂策其後日此覽眾篇之揮翰豈徒文詠而已哉

廣弘明集  
三十九

襄陽丈六金像頌

并序

昔厭祐降靈，出自天竺，託化王宮，興於上國，顯迹重冥，開闢神路，明暉宇宙，光宅大千，萬流澄源，圓映無主，覺道虛凝，湛焉遺照，於是乘變化，曰動物，而厭邪革心，跬神步，曰感時，而羣疑同釋，法輪元運，三乘並轍，道世交興，天人攸夢，淨音既曷，逸響遠流，密風遐扇，遠生善教，末年垂千祀，徒欣大化，而運乖其會，勿獲叩津，沙門發明淵極，翹翹神影，餐服至言，雖欣味餘塵，道風遂邁，擬足逸步，元迹已邈，每希想光晷，髣髴容儀，寤寐興懷，若彤心目，冥應有期，幽情莫發，慨焉自悼，悲憤靡寄，乃遠契百念，慎敬慕之思，追述八王同志之感，魂交寢夢，而情悟於中，遂命門人，鑄而像焉，夫形理雖殊，階塗有漸，精粗誠異，悟亦有因，是故擬狀靈範，啟殊準之心，儀形神模，闢百慮之會，使懷遠者，兆元根於來葉，存近者，遵重劫之厚緣，乃道福兼宏，眞迹可踐，三源反流，九神同淵，於時四輩悅情，道俗齊趣，跡響和應者，如林鑄，均有虛室之供，而進助者，不曰

纖毫爲挫勸佐有闕劫之勤而操務者不日昏疲告勞因物任能不日而成功自人事猶天匠焉夫明志莫如詞宣德莫如頌故志曰詞顯而功業可存德曰頌宣而形容可像匪詞匪頌將何美焉乃作頌曰

堂堂天師明明遠度凌邁羣萃超然先悟慧在恬虛妙不目數感時而興應世成務金顏映發奇相暉布肅肅靈儀峨峨神步茫茫造物元運冥馳偉哉釋迦與化推移靜也淵默動也天隨綿綿遠御靈輿長靡反宗無像光潛影離仰慕千載是擬是儀廣引明集十六曇無竭苦薩讚

靈靈大匠道玄數盡譬彼大壑百川俱引涯不俟津涂不旋軫三

流闡源於焉同泯

初學記二十三

萬佛影銘

并序 佛影今在西州伽河羅圍南由古仙石室中度流沙從徑道去此一萬五千八百五十里感世之應詳

於前記也

夫滯於近習，不達希世之間，撫常永日，罕懷事外之感，是使虛想制於玄襟，天羅網其神慮。若曰之窮齡，則此生豈遇曰之希心，則開悟靡期，於是發憤忘食，情百其慨，靜慮間夜，理契其心。爾乃恩霑九澤之惠，三復無緣之慈，妙諱法身之應，曰神不言之化，化不曰方，唯其所感，慈不曰緣，冥懷自得，譬日月麗天，光影彌輝，羣品熙榮，有情同順，咸欣懸映之在己，固誠曲成之攸寄，妙物之談功盡於此，將欲擬夫幽極，曰言其道，髣髴存焉，而不可論，何曰明之法身之運物也，不物物而兆其端，不圖終而會其成，理玄於萬化之表，數絕乎無形，無名者也，若乃語其筌寄，則道無不在，是故如來或晦先跡，曰崇基，或顯生塗，而定體，或獨發於莫尋之境，或相待於既有之場，獨發類乎形，相待類乎影，推夫冥寄，爲有待邪，爲無待邪，自我而觀，則有間於無間矣，求之法身，原無二統，形影之分，孰際之哉，而今之間道者，咸慕聖體於曠代之外，不悟靈應之

在茲徒知圓化之非形而動止方其迹豈不誣哉遠昔尋先師奉侍歷載雖啟蒙慈訓託志玄籍每想奇聞已篤其誠遇西域沙門輒發游方之說故知有佛影而傳者尙未曉然及在此山他屬資禪師南國律學道士與昔間既同並是其人游歷所經因其詳問乃多有先微然後驗神道無方獨像而寄百慮所會非一時之感於是悟徹其誠應深其信將接同契發其真趣故與夫隨喜之賢圖而銘焉

室下當作  
應不同方

廓矣大像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離形迴暉層巖凝暎虛亭在陰不昧處暗愈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不同方迹絕兩冥其茫茫荒宇歷勸靡獎談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沖姿自朗白臺吐曜昏夜中爽感澈乃應扣誠發響雷音停岫津悟冥賞撫之有會功弗由震其旋踵忘敬罔慮罔識三光掩暉萬象一色庭宇幽謫歸塗莫測悟之已靜震之已力慧風雖遐維塵攸息匪伊玄覽

執扇其極三其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仰規玄度妙盡毫端  
運微輕素託彩虛凝殆映霄霧迹曰像眞理深其趣奇此間傑祥  
風引路清氣迴於軒宇昏明交而未曙髣髴鏡神儀依倫若眞遇  
四其銘之圖之曷營曷求神之聽之鑿尔所修庶茲臣軌映彼玄流  
漱情靈沼飲和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霄想神遊畢  
命一對長謝百憂其五

晉義熙八年歲在壬子五月一日共立此臺擬像本山因即曰寄  
誠雖成由人匠而功無所加至於歲次星紀赤奮若貞於太陰之  
墟九月三日乃詳檢別記銘之於石爰自經始人百其誠道俗欣  
之感遺迹曰悅心於是情曰本應事忘其勞於時揮翰之賓僉焉  
同詠咸思存遠猷託相異間庶來賢之重軌故備時人於影集大  
通之會誠非理所期至於仁襟遐慨固已超夫神境矣廣弘明傳

僧傳六有  
錄無序



澡灌銘序

得摩羅勒石澡灌一枚故目此銘答之

北堂書鈔  
百三十五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六十二終

全晉文卷一百六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釋氏七

釋慧持

慧持慧遠弟年十八爲僧與兄俱師事道安後隨道安之襄陽襄陽陷隨兄之廬山隆安初入蜀義熙八年卒年七十三

與桓玄書

本欲栖病峨嶠之岫觀化流沙之表不能負其發足之懷便束裝

首路

釋藏  
卷九

釋法遇

法遇師事道安襄陽陷避地江陵之長沙寺

與釋慧遠書

吾人微闇短不能率眾和上雖隔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

釋蘇輩八

高僧傳

釋僧檢

未詳

荅王恭書

遠持兄弟也。綽綽焉信有道風矣。

高僧傳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一作句摩羅耆婆。天竺人，爲呂光所獲，歷事呂纂、呂隆。至後秦弘始中，迎入關，卒於長安。

奏涼主呂纂

比日潛龍出遊，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災眚，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克己修德，召荅天威。

釋蘇輩五  
又百四

荅秦主姚興

蓋聞太上召道養民，而物自足，其復有德而治天下，是召古之明

主密遣性之難御。悟任物之多因。故堯放許由於箕山。陵讓放杖於魏國。高祖縱四皓於終南。叔度辭蒲輪於漢岳。蓋曰適賢之性。爲得賢也。今恆標等德非圓達。分在守節。少習玄化。伏膺佛道。至於敷析妙典。研究幽微。足已啟悟童稚。助化功德。願乞陛下放旣往之恩。縱其微志也。高僧傳六 釋道恆

荅姚興通三世論書

雅論大通甚佳。去來定無。此作不通。佛說色陰三世和合聰明爲色。五陰皆爾。又云從心生心。如從穀生穀。曰是故知必有過去。無無因之咎。又云六識之意識。依已滅之意爲本。而生意識。又正見名過去業。未來中果報也。又十方中第二力。知三世諸業。又云若無過去業。則無三塗報。又云學人若在自漏心中。則不應名爲聖人。曰此諸比。固知不應無過去。若無過去未來。則非通理。經法所不許。又十二因緣。是佛法之深者。若定有過去未來。則與此法相

違所已者何。如有穀子。地水時節。芽根得生。若先已定。有則無所待。有若先有。則不名從緣而生。又若先有。則是常倒。是故不得定有。不得定無。有無之說。惟時所宜耳。已過去。法起行業。不得言無。又云。今不得昔。對不得言。有雅論之通。甚有佳致。又大品所明。過去。如不離未來。現在。如未來現在。亦如不離過去。如此。亦不言無也。此實是經中之大要。俟得高對。通復盡之。廣弘明集二十一。又見十六國春秋六十

二  
答慧遠書

鳩摩羅什和南。既未言面。又文辭殊隔。導心之路不通。得意之緣。圯絕。傳驛來。規粗承風德。比知何如。備聞一途。可已。蔽百。經言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助哉。仁者善弘其事。夫財有五備。福戒博聞。辯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未具者疑滯。仁者備之矣。所已。寄心通好。因譯傳意。豈其能盡。粗酬來意耳。損所致。比量衣裁。欲令登法。

座時著當如來意。但人不稱物。曰爲愧耳。今往常所用。鑰石雙口。燥鏗。可備法物之數也。并遺偈一章。曰。旣已捨染樂。心得善攝。不若得不馳。散深人實相。不畢竟空相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慧。是法性無照。虛誑等無實。亦非停心處。仁者所得法。幸願示其要。

高僧傳六

釋慧遠

爲僧叡論西方辭體

天竺國俗甚重文藻。其宮商體韻。曰入絃爲善。凡觀國王。必有讚德。見佛之儀。曰歌歎爲尊。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穢也。

釋藏葦五

又百四

贈沙門法和頌

心山育明德。流熏萬由延。哀鸞孤桐上。

一作哀鸞鳴孤桐

清音

一作清響

徹九天。

釋藏葦五又

銘六又百四

釋道碧

道碧又名僧碧，姓傅，北地泥陽人。姚興召為僧正。

奏道恆道標事

惟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恆標業已毀除鬢髮，著不正之衣。今使處縉紳之朝，非其志也。且大秦龍興，異才輩出，如恆標等未為卓異。何足拘目文網也。十六國春秋六十二碧等奏章敘其事略云云

又答姚興書

蓋聞太上曰道養民，而物自足。其須有德而治天下，是曰古之明主。審違性之難御，悟任物之易因。故堯放許由於箕山，陵讓放杖於魏國。高祖縱四皓於終南，叔度辭蒲輪於漢世。晉國戴逵被禍於剡縣，謝敷散髮於若耶。蓋曰適賢之性，為得賢也。故上有明君，下有葦帶逸民之風。垂訓於今矣。今恆標等德非圓達，分在守節。且少習玄化，伏膺佛道。一性之誠，心志匪席。至於敷演妙典，研究

幽微足已。啟悟童稚。助化功德。使物識罪福。則有濟苦之益。苟佛  
不虛言。恆等有弘。毘邪之訓矣。竊聞近日。猥蒙優詔。使釋法服。將  
擢翠翅於寒條之上。隴扶渠於重冰之下。斯誠陛下仁愛愷悌。不  
世之恩。然碧等眷竊有惡心。已陛下振道德之綱。已維六合。恢  
九德之綱。已羅四海。使玄風扇於千載之前。仁義陶於萬世之後。  
宇宙之外。感純德。已化寬九域之內。肆玄津。已逍遙。匹夫無溝壑  
之怨。嫠婦無停緯之歎。此實所已垂化海內。所已仰賴。愚謂恆標  
雖區區一分守所見。爲小異。然在羅網之內。卽是陛下道化之一  
臣。昔李佐治十二年。未聞釋奪法衣。形服世儀。苟於時有補袈裟  
之中。亦有弘益。何足復奪道與俗。違其適性。昔巢由抗節。堯許俱  
高。四皓匪降。上下同美。斯乃古今之一揆。百代之同風。且德非管  
仲。不足華軒堂阜。智非孔明。豈足三顧草廬。願陛下放既往之恩。  
從其微志。使上不失惠。下不失分。則皇唐之化於斯而在。箕穎之



賓復見今日矣。君等庸近獻愚直言，懼觸天威，追用悚息。

十六國春秋六

十二僧碧等答姚興書又略見高僧傳

六釋道恆傳作鳩摩羅什僧碧等答釋道恆

道恆，藍田人，師事鳩摩羅什，與同學道標齊名。秦主姚興敕二人還俗，固辭，遁迹琅邪山中。

抗表陳情

奉六月二十八日詔，敕尚書令奪恆標等法服，承命悲懼，五情失守。俯仰惶慙，無地自厝。恆等誠才質闇短，染法未久，所存既重，眷慕亦深。猥蒙優詔，褒飾過美，開諭誨勵，言理備至。但情之所安，實懷罔已。法服之下，誓畢身命，兼少習佛法，不閑世事，徒法非常之舉，終無殊異之功。雖有拔能之名，而無益時之用。未見秋毫之補，將有山岳之虧。竊爲陛下不取也。昔光武尙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全管寧之操，陛下天縱之聖，議論每欲遠輩堯舜，今乃冠巾兩道。

人反在光武魏文之下。願折至尊之高懷。遂匹夫之微志。在宥羣  
方。靡不自盡。況陛下曰道御物。兼弘三寶。使四方義學之士。萃於  
京師。新異經典。流乎遐邇。大法之隆。於茲爲盛。方將闡揚洪化。助  
明振暉。嗣祇洹之遺響。扇靈鷲之餘風。建千載之軌模。爲後生之  
津塗。而恆等豈可獨出於明時。不得伸其志。願伏願鑒其元元之  
情。特垂曠蕩。通物之理。更賜明詔。聽遂微心。則銜恩九泉。感德累  
劫。不勝戰慄。謹奏。已聞。十六國春秋六十二道恆道標抗表陳情  
云云。又略見高僧傳六釋道恆傳作恆標

等答曰云云其文刪  
節未知此何所本

復荅姚興書

恆等近自陳寫。冀悟聖鑒。重奉明詔。不蒙矜恕。伏讀悲惶。若無神  
守。陛下仁弘。覆載使物。悅其性。恆等少習法化。愚情所樂。誓已微  
命。與法服俱盡。而過恩垂及。眷忘其陋。勸弘菩薩兼濟之道。然志  
力有限。實所不堪。非徒餘年。苟自求免。直愚衷所存。私懷必守。伏

願鑒恕往之誠不責偏執之咎特賜明旨聽遂微心屢延明詔隨用悚息不勝元元之至

十六國春秋六十  
二恆標復答書

恆等愚意所執具如前表精誠微薄不能感悟聖心累蒙造詔未蒙慈恕俯仰憂怖無復心情陛下道懷虛納養物無際願開天地之恩得遂一分之志愚守之誠畢命無辜分受違詔之愆甘引無報之罪屢污聖聽追用悚息不任罔極之情謹奏日聞

十六國春秋六十二

恆標復

答書

釋駁論 并序

晉義熙之年如聞江左袁何二賢竝商略治道諷刺時政雖未覩其文意者似依傍韓非五蠹之篇遂譏世之闕發五橫之論而沙門無事猥落其例余恐眩曜時情永淪邪惑不勝憤惋之至故設賓主之論以釋之

有東京東敎君子詰於西鄙懶散野人曰僕曾預聞佛法冲邃非

名教所議道風玄遠非器象所擬清虛簡勝非近識所屬妙絕羣  
有非常情所測故每爲時君之所尊崇貴達之所欽仰於是眾庶  
明契雷同眷向咸其嗟詠稱述其美云昔染漬風流則精義人微  
研究理味則妙契神用凜塵垢於胸心脫桎梏於形表超俗累於  
籠樊邈世務而高蹈論真素則夷齊無已踰其操遺榮寵則巢許  
無已過其志味玄旨則顏冉無已參其風去紛穢則松喬無已比  
其潔信如所談則義無間然矣但今觀諸沙門通非其才羣居猥  
雜未見秀異混若涇渭渾波混若薰蕕同篋若源清則津流應鮮  
根深則條穎必茂攻其言行而始終不偷究其本末幾有無校僕  
之所已致怪良由於此如皇帝之忘智據梁之失力皆在鑢錘之  
間陶鑄已成聖者苟道不虛行才必應器然沙門既出家離俗高  
尙其志違天屬之親捨榮華之重毀形好之飾守清節之禁研心  
唯理屬已唯法投足而安蔬食而已使德行卓然爲時宗仰儀容

邕肅爲物軌則。然觸事蔑然。無一可採。何其棲託高遠。而業尙鄙  
近。至於營求孜孜。無暫盜息。或墾殖田圃。與農夫齊流。或商旅博  
易。與眾人競利。或矜恃醫道。輕作寒暑。或機巧異端。以濟生業。或  
占相孤虛。妄論吉凶。或詭道假權。要射時意。或聚畜委積。頤養有  
餘。或指掌空談。坐食百姓。斯皆德不稱服。行多違法。雖暫有一善。  
亦何足召標高勝之美哉。自可廢之。召一風俗。此皆無益於時政。  
有損於治道。是執法者之所深疾。有國者之所大患。且世有五橫。  
而沙門處其一焉。何召明之。乃大設方便。鼓動愚俗。一則誘喻。一  
則迫脅。云行惡必有累劫之殃。修善便有無窮之慶。論罪則有幽  
冥之伺。語福則有神明之祐。敦厲引導。勸行人所不能行。逼強切  
勒。勉爲人所不能爲。上滅父母之養。下損妻孥之分。會同盡備。饜  
之甘。寺廟極壯麗之美。割生民之珍玩。崇無用之虛費。罄私家之  
年儲。闕軍國之貲實。張空聲於將來。圖無象於未兆。聽其言則洋

洋而盈耳。觀其容則落落而滿目。攷現事曰求微。未見其驗。真所謂繫影捕風。莫知端緒。亮僕情之所未安。有識者之所且惑。若  
有嘉信。請承下風。脫有暫悟。永去其滯矣。主人慨然有問。慨爾長  
歎。咄異哉。子之所陳。何其陋也。夫鄙俗不可言。語大道者。滯於形  
也。曲士不可言。辯宗極者。局於名也。今將爲子路舉一隅。自可思  
反其宗矣。蓋聖人設教。應器投法。受量有限。故化之曰漸。敘善心  
於毫端。忘鄙吝於巨壑。片行之善。永爲身寶。一念之福。終爲神用。  
始覆一簣。不可責曰爲山之功。方趣絕境。不中窮曰括囊之寶。然  
海之所曰稱大者。由無儼潔之清。道之所曰稱晦迹者。曰無赫然  
之觀。夫怨親婉變。有心之所滯。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色。世  
情之所重。而沙門視之。如糞穢。可謂忍人所不能去。斯乃標尚之  
雅趣。弘道之勝事。而云幾然。豈非妙賞之謂乎。又且志業不同。歸  
向塗乖。岐逕分轍。不相領悟。未見秀異。故其宜耳。古人每歎才之

爲難信矣。周號多士，亂臣十人，唐虞之盛，元凱二八，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於中伯牛廢疾，回也六極，商也怪恪，賜也貨殖，子也難雕，由也凶悖，求也聚斂，任不稱職，仲弓雖駢，出於犁色，而舉世推德，爲人倫之宗，欽尙高軌，爲縉紳之表，百代詠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乃苦其剝節，酷相瓦礫，斯豈君子弘通之道。雅正之論哉。此由或人人斑斕之作坊，不稱指南之巧妙，但譏拙者傷手，真可謂服膺下流，志存鄙劣，昔丞相問客，俗言鴟梟食母，寧有是乎，客荅但聞慈烏反哺耳，相乃悵然自愧，失言，今子處心，將無似相之間也。君子遇惡揚善，反是謂何。又云投足而安，且林野蕭條，每有寇盜之患，城傍入出，動嬰交遊之讖，處身非所，則招風塵之累，婆娑田里，則犯人間之論，二三無可進退，唯谷宇宙雖曠，莫知所厝。又云蔬餐而已，夫人間有不贍之匱，山澤無委積之儲，方宜取給，復乘之曰法，所向九折，於何得立。若

堂堂聖世而有首陽之餓夫明明時雍而有赴海之死者於雅懷  
何如然體無毛羽不可袒而無衣腹亦匏瓜不可繫而不食自未  
造極要有所費年豐則取足於百姓時儉則肆力自供誠非所  
宜事不得已故蝮蛇螫手斬已求全推其輕重蓋所存者大雖營  
一已不求無獲求之不必一塗但合濟之有理亦何嫌多方已爲  
煩穢其欲役使不得妄動何故執之甚乎昔伯成躬耕已墾殖沮  
溺耦作已修農陶朱商賈已營生於陵灌蔬已自供雀文賣藥已  
繼乏君平卜筮已補空張衡術數已馳名馬鈞奇巧已騁功此等  
直是違俗遁世之人耳未正見有邈然絕塵之物天隔而成其嗟  
詠不輟於口然沙門之中迹超諸乏恥與流輩動有萬數至於體  
道神化超落人封非可算計而未留致言何其黨乎宜共思校事  
實不可古今殊論祿寡異辭希簡爲貴猥多致賤恐非求精覆理  
之譚也云自可廢之已一風俗是何言歟聖人不誣十室三人必



有師賞芳蘭竝茂而欲蘊崇焚之不亦暴乎其中自有德宇淵邃器標時望或翹楚傲潔棲寄清遠或禪思入微澄神絕境或敷演微言散幽釋滯或精勤福業勸化宗善凡出家之本落髮抽簪之日皆心口獨苦情到懇至雖生死彌綸玄塗長遠要自驅策必階於道金輪之榮忽若塵垢帝釋之重蔑若秕糠始者精誠乃有所感自非一舉頓詣體備圓足其間何能不有小失且當錄其真素略舉玄黃安渾舉一槩無復甄別不可言管蔡之釁姬宗盡誅四凶之暴合朝流放此無異人苦頭蝨因欲并首俱焚患在足刺遂欲通股全解不亦濫乎云無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夫弘道者之益世物有日用而不知故老氏云無爲之化百姓皆曰我自然斯言當矣是曰干木高枕而魏國大治庚桑善誨而垺壘歸仁沙門在世誠無目前考課之功名教之外實有冥益近取五戒訓物非六經之曠遠曰八難幽竅非刑法之匹請曰三藏銓罪非律令之

流囑。曰般若辯惑。非老莊之謂道品。無漏拔苦。因緣則存。而不論  
周孔之敘理。盡形器。至法之極。兼練神明。精粗升降。不可同日而  
語。其優劣矣。昔孝助化。曰道佐治。國境晏然。民知其義。年豐委積。  
物無疵厲。非益謂何。云世有五橫。沙門取其一焉。凡言橫者。曰其  
志無業。尙散誕。莫名。或博奕放蕩。而傾竭家財。或名挂編戶。而浮  
游卒歲。或尸祿素餐。而莫肯用心。或執政居勢。而魚食百姓。或馳  
競進趣。而公私竝損。或肆暴姦虐。而動造不軌。斯皆傷教亂正。大  
敗風俗。由是荀悅奮筆。而遊俠之論興。韓非彈毫。而五蠹之文作。  
曰之爲橫。理故宜然。施之沙門。不亦誣乎。國家方上與唐虞競。魏  
巍之美。下與殷周齊。郁郁之化。不使箕穎專有傲世之賓。商洛獨  
標嘉遁之客。甫欲大扇逸民之風。崇肅方外之士。觀子處懷。經略  
時政。乃欲踵亡秦虎狼之姦術。襲商韓剋薄之弊法。坑焚儒典。治  
無綱紀。制大半之稅。家無游財。設三五之禁。備民如賊。天下熬然。

人無聊生使嬴氏之族不訖於三世二子之禍卽戮於當時臨刑之日方乃追恨始者立法之謬本欲寧國靜民不意堤防太峻反不容已事既往矣何嗟之及云一則誘喻一則迫脅且眾生緣有濃薄才有利鈍解有難易行有淺深是旨啟誨之道不一悟發之由不同抑揚頓挫務使從善斯乃權謀之警策妙濟之津梁殊非誘迫之謂也云罪則冥伺福則神祐夫含德至渥則眾善歸焉易曰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爲不善於幽昧之中鬼得而誅之豈非冥伺神明之祐哉善惡之報經有誠證不復具列云會盡餽饍寺極壯麗此修福之家傾竭旨儲將來之貲殫盡自爲身之大計耳殆非神明歆其壯麗眾僧貪其滋味由農夫之播殖匠者之構室將擇楨材旨求堂宇之飾精簡種子旨規嘉穀之實故稼穡必樹於沃壤之地卜居要選於爽塏之處是旨知三尊爲眾生福田供養自修己之功德耳云割生民之珍玩崇無用之虛

費夫博施兼愛仁者之厚德。祭飾宗廟。孝敬之至心。世教若此。道亦如之。物有損之而益爲之必獲。且浮財猶糞土。施惠爲神用。譬朽木之爲舟。乃濟度之津要。何虛費之有哉。欲端坐而望自然。拱嘿。已希安樂。猶無柯而求伐。不食而狗飽。焉可得乎。苟身之不修。已爲困矣。何必乃蔽百姓之耳目。且擁天下之大善。既自飲毒。復欲鳩人。何酷如之。可謂亡我。陷彼。相與俱禍。是已盲聾瘖瘂之對。經幽處彌劫之殃。調達之報。歷地獄無閒之苦。云罄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貲實。聖王御世。溘風遐被。震道綱。已維六合。布德網。已籠羣僞。川無扣浪之夫。谷無含歎之士。四民咸安其業。百官各盡其分。海內融通。九州同貫。戎車於是寢駕。甲士御走。已糞嘉穀。委於中田。食儲積而成朽。童稚進德。日新黃髮。盡於眉壽。當共擊壤。已頌太平。鼓腹。已觀盛化。子何多慮之深。橫憂時之不足。不亦過乎。云恪大官而腫口。臨滄海而攝腹。真子之謂也。云弊影捕風。莫知

端緒夫僞辯亂真大聖之所悲嗟時不識寶卞和所曰慟哭然妙旨希夷而體之者道沖虛簡誦而會之者得用遠能津梁頽溺拔幽拯滯美濟當時化流無外故神暉一震則感動大千睿澤暨灑則九州蒙潤是曰釋梵悟幽旨而歸誠帝王望玄宗而委質八部挹靈化而洗心士庶觀真儀而奔至落落焉故非域中之名教肅肅焉殆是方外之冥軌然垣牆峭峻故罕得其門器宇幽邃稀入其室是曰道濟彌綸而理與之乖德包無際而事與之隔子執迷自畢沒齒不悟蓋有已也夫日月麗天而瞽者莫覩其明雷電震地而聾者不聞其響是誰之過與而方欲議宮商之音蔑文章之規真過之甚者昔文鱗改視於初曜須跋聞聽於後緣子何辜之不幸獨懷疑已終年比眾人之所悲最可悲之所先於是逡巡退席悵然自失良久曰聞大道之說彌貫古今太判因緣窮理盡性立理不爲當年引道不期一世可謂原始會終歸於命矣僕實滯寢

長夜未達其旨。故每造有封。今幸聞大夫之餘論。結解疑散。豁然醒覺。若披重霄。已覩朗日。發蒙蓋而悟真慧。僕誠不敏。敬奉嘉誨。

矣。

弘明集六

釋道標

道標師事鳩摩羅什。與道恆齊名。

舍利弗阿毗曇論

阿毗曇。秦言無比法。出自人音。亞聖所述。作之雖簡。成命曲備。重微曠濟。神要莫比。真祇洎之微風。反眾流之宏趣。然佛後闇昧。競執異津。或有我有法。或無我有法。乖忤消風。虧蒙一作蒙聖道。有舍

利弗。玄哲高悟。神貫翼從。德備左面。智參照來。其人曰。爲是非之。越大猷。將隱。既曰像法。任之益滯。是曰敢於佛前。所聞經法。親承。卽集。先巡隄防。遮抑邪流。助宣法化。故其爲經也。先立章。曰崇本。後廣演。曰明義。明義之體四焉。問分也。非問分也。攝相應分也。序。

一作分也。問分者，寄言扣擊，明夫應會，非問分者。假韻默通，唯宣

法相攝，相應分者，總括自他，攝非相無，序一作分者，遠述因緣，已

彰性空，性空彰則反迷至矣，非相無則相與用矣，法相宣則邪觀

息矣，應會明則極無遺矣，四體圓足，二諦義備，故稱無比法也。此

經於先出，阿毗曇雖文言融通，而旨格異制，又載自空，曰明宗極

故能取貴於當時，而垂軌於千載，明典振於遠維，四眾率余同仰

是使徇有者祛妄見之惑，向化者起卽隆之動，迢迢焉故冥宗之

遺緒也，暨輕焉故歸輪之所契也。此經標明曩代靈液，西畛一作純

清教彌於閭風，玄問扇於東嶺，惟秦天王冲姿敬聖，冥根樹於旣

往，實相結於皇極，王德應符，闡揚三寶，聞茲典誥，夢想思覽，雖曰

悠邈，感之愈勤，會天竺沙門曇摩崛多、曇摩耶舍等，義學來遊，秦

王旣契宿心，相與辨明經理，起清言於名教之城，一作散眾微於

自無之境，超超然誠韻外之致，愔愔然覆美稱之實，於是詔令傳

譯然承華天哲道詞聖躬玄味遠流妙度淵極特體明旨遂識其事經師本離闇誦誠宜謹備曰秦弘始九年命書梵文至十年尋應令出但曰經趣微遠非徒闕言所契苟彼此不相領悟直委之譯人者恐津梁之要未盡於善停至十六年經師漸閑秦語令自宣譯皇儲親管理味言意兼了復所向盡然後筆受卽復內呈上討其煩重領其指歸故令文之者修飾義之者綴潤并校至十七年訖若乃文外之功勝契之妙誠非所階未之能詳竝求之眾經攷之諸論新異之美自宣之於文唯法住之實如有表裏然原其大體有無兼用微文淵富義旨顯灼斯誠有部之永塗大乘之摩趣先達之所宗後進之可仰標曰近賢綜不及遠情未能已猥參斯典希感之誠脫復微序庶望賢哲曰恕其鄙

釋藏羣一  
又跡十



賜進士出身  
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  
黃岡王毓潔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六十三終

全晉文卷一百六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釋氏八

釋僧肇一

肇京兆人。自備書爲業。後爲僧。師事鳩摩羅什于姑臧。尋從入長安。住道遙園。弘始中。爲姚興所害。有集一卷。

荅劉遺民書

不面在昔。佇想用勞。慧明道人至。得去年十二月疏。并問披尋返覆。欣若暫對。涼風屆節。頃常如何。貧道勞疾多不佳耳。信南返不悉。八月十五日。釋僧肇疏荅。服像雖殊。妙斯不二。江山雖縵。理契卽鄰。所自望途。致想虛襟。有寄君旣。遂嘉遜之志。標越俗之美。獨恬事外。歎足方寸。每一言集。何嘗不遠。喻林下之雅詠。高致悠然。清散未期。厚自保愛。每因行李。數有承問。願彼山僧。無恙。道俗通

佳承遠法師之勝常。已爲欣慰。雖未清承。然服膺高軌。企佇之勤。爲日久矣。公已過順之年。湛氣彌厲。養徒幽巖。抱一沖谷。遐邇仰詠。何美如之。每亦翹想。一隅懸庇。霄岸無由寫敬。致慨良深。君清對終日。快有悟心之歡也。卽此大眾尋常。什法師如宜。秦王道性自然。天機適俗。城壑三寶。弘道是務。由使異典。勝僧自遠。而至靈鷲之風。萃於茲土。領公遠舉。乃千載之津梁也。於西域還。得方等新經二百餘部。請大乘禪師一人。三藏法師一人。毗婆沙法師二人。什法師於大石寺出新至諸經。法藏淵曠。日有異聞。禪師於瓦宮寺教習禪道。門徒數百。夙夜匪懈。邕邕肅肅。致可欣樂。三藏法師於中寺出律藏。本末精悉。若覩初制。毗婆沙法師於石羊寺出舍利弗阿毗曇。胡本雖未及譯。時問中事。發言奇新。貧道一生猥參嘉運。遇茲盛化。自恨不覩釋迦。祇洹之集。餘復何恨。而慨不得與清勝君子同斯法集耳。生上人頃在此。同止數年。至於言語之

際常相稱詠中途還南君得與相見未更近問惻悵何言感道人  
至得君念佛三昧詠并得遠法師三昧詠及序此作興寄既高辭  
致清婉能文之士率稱其美可謂遊涉聖門扣玄關之唱也君與  
法師當數有文集因來何少什法師自午年出維摩經貧道時預  
德次參承之暇輒復條記成言已爲注解辭雖不文然義承有本  
今因信持一本往南君問詳試可取看來問婉切雖爲郢人貧道  
思不關微兼批于筆語且至趣無言言必乖趣云云不已竟何所  
辯聊已狂言示訓來旨耳疏云稱聖心冥寂理極同無雖處有名  
之中而遠與無名同斯理之玄固常所彌昧者已此爲懷自可忘  
言內得取定方寸復何足已人情之所異而求聖心之異乎疏曰  
談者謂窮靈極數妙盡冥符則寂照之名故是定慧之體耳若心  
體自然靈怕獨感則羣數之應固已幾乎息矣意謂妙盡冥符不  
可已定慧爲名靈怕獨感不可稱羣數已息兩言雖殊妙用常一

迹我而乖在聖不殊也何者夫聖人玄心默照理極同無既曰爲同同無不極何有同無之極而有定慧之名定慧之名非同外之稱也若稱生同內有稱非同若稱生同外稱非我也又聖心虛微妙絕常境感無不應會無不通冥機潛運其用不勤羣數之應亦何爲而息邪且夫心之有也言其有有不自有故聖心不有有不有有故有無有有無有故則無無無無故聖心不有不無不有不無其神乃虛何者夫有也無也心之影響也言也象也影響之所攀緣也有無既廢則心無影響影響既淪則言象莫測言象莫測則道絕羣方道絕羣方故能窮靈極數窮靈極數乃曰妙盡妙盡之道本乎無寄夫無寄在乎冥寂冥寂故虛言通之妙盡存乎極數極數故數言應之數言應之故動與事會虛言通之故道超名外道超名外因謂之無動與事會因謂之有因謂之有者應夫真有強謂之然耳彼何然哉故經云聖智無知而無所不知無爲

而無所不爲此無言無相寂滅之道豈曰有而爲有無而爲無動  
而乖靜靜而廢用邪而今談者多卽言曰定眞尋大方而微隅懷  
前識曰標玄存所存之必當是曰問聖有知謂之有心問聖無知  
謂等太虛有無之境邊見所存豈是處中莫二之道乎何者萬物  
雖殊然性本常一不可而物然非不物可物於物則名相異陳不  
物於物則物而卽真是曰聖人不物於物不非物於物不物於物  
物非有也不非物於物物非無也非有所已不取非無所已不捨  
不捨故妙存卽真不取故名相靡因名相靡因非有知也妙存卽  
真非無知也故經云般若於諸法無取無捨無知無不知此攀緣  
之外絕心之域而後曰有無詰者不亦遠乎請詰夫陳有無者夫  
智之生也極於相內法本無相聖智何知世稱無知者謂等木石  
太虛無情之流靈鑿幽燭形於未兆道無隱機虛曰無知且無知  
生於無知無無知也無有知也無有知也謂之非有無無知也謂

之非無。所曰虛不失照。照不失虛。怕然永寂。靡執靡拘。孰能動之。令有靜之。使無邪。若經云。眞般若者。非有非無。無起無滅。不可說。示於人。何則。言其非有者。言其非是有。非謂是非有。言其非無者。言其非是無。非謂是非無。非有非非有。非無非非無。是曰須菩提。終日說般若。而云無所說。此絕言之道。知何曰傳。庶參玄君子。有曰會之耳。又云。宜先定聖心。所曰應會之道。爲當唯照無相邪。爲當咸觀其變也。該者似謂無相與變。其旨不一。觀變則異乎無相。照無相則失於撫會。然則卽眞之義。惑有帶也。經云。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若如來旨。觀色空時。應一心見色。一心見空。若一心見色。則唯色非空。若一心見空。則唯空非色。然則空色兩陳。莫定其本也。是曰經云。非色者。誠曰非色於色。不非色於非色。若非色於非色。太虛則非色。非色何所明。若曰非色於色。卽非色不異色。非色不異色。色卽爲非色。故知變卽無相。無相卽

變羣情不同。故教迹有異。耳攷之玄籍。本之聖意。豈復眞僞殊心。空有異照邪。是曰照無相。不失撫會之功。觀變動。不乖無相之旨。造有不異無。造無不異有。未嘗不有。未嘗不無。故曰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曰此而推。寂用何妨。知之何謂。觀變之知。異無相之照乎。惡談者脫謂空有兩心。靜躁殊用。故言觀變之知。不可謂之。不有耳。若能捨己心於封內。尋玄機於事外。齊萬有於一虛。曉至虛之非無者。當言至人終日應會。與物推移。乘運撫化。未始爲有也。聖心若此。何有可取。而曰未釋不取之理。又云無是乃所曰爲眞。是無當乃所曰爲至當。亦可如來言耳。若能無心於爲是。而是於無。是無心於爲當。而當於無當者。則終日是不乖於無。是終日當不乖於無當。但恐有是於無。是有當於無當。所曰爲患耳。何者。若眞是可是。至當可當。則名相曰彰。美惡是生。生生奔競。孰與止之。是曰聖人空洞其懷。無識無知。然居動用之域。而止無爲之境。處



有名之內而宅絕言之鄉寂寥虛曠莫可目形名得若斯而已矣  
乃曰直是可是至當可當未喻雅旨也恐是當之生物謂之然彼  
自不然何足目然耳夫言迹之興異途之所由生也而言有所不  
言迹有所不迹是目善言言者求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尋迹所  
不能迹至理虛玄擬心已差況乃有言恐所示轉遠庶通心君子  
有目相期於文外耳。□□□□□□□□□□高

般若無知論假致疑難

目道深旨

僧傳六出三藏記集三

夫般若虛玄者蓋是三乘之宗極也誠真一之無差然異端之論  
紛然久矣有天竺沙門鳩摩羅什者少踐大方研幾斯趣獨拔於  
言象之表妙契於希夷之境齊異學於迦夷揚溟風於東廓將爰  
燭殊方而匿耀涼土所目道不虛應應必有由矣弘始三年歲次  
星紀秦乘入國之謀舉師目來之意也北天之運數其然矣大秦  
天王者道契百王之端德洽千載之下游刃萬機弘道終且信季

俗營生之所天。釋迦遺法之所仗也。時乃集教學沙門五百餘人於逍遙觀。躬執秦文。與什公參定方等。其所開拓者。豈唯當時之益。乃累劫之津梁矣。余曰。短乏。曾廁嘉會。已爲上聞。異要始於時也。然則聖智幽微。深隱難測。無相無名。乃非言象之所得爲。試惘象其懷。寄之狂言耳。豈曰聖心而可辨哉。試論之曰。放光云。般若無所有相。無生滅相。道行云。般若無所知。無所見。此辨智照之用。而曰無相。無知者何耶。果有無相之知。不知之照明矣。何者。夫有所知。則有所不知。曰聖心無知。故無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故經云。聖心無所知。無所不知。信矣。是曰聖人虛其心而實其照。終日知而未嘗知也。故能默耀韜光。虛心玄鑒。閉智塞聰。而獨覺冥冥者矣。然則智有窮幽之鑒。而無知焉。神有應會之用。而無慮焉。神無慮。故能獨王於世表。智無知。故能玄照於事外。智雖事外。未始無事。神雖世表。終日域中。所曰俯仰順化。應接無窮。無幽

不察而無照功斯則無知之所知聖神之所會也然其爲物也實而不有虛而不無存而不可論者其唯聖智乎何者欲言其有無狀無名欲言其無聖智之靈聖智之靈故虛不失照無狀無名故照不失虛照不失虛故混而不渝虛不失照故動已接熾是已聖智之用未始暫廢求之形机未嘗可得故寶積曰已無心意而現行放光云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所已聖迹萬端其效一而已矣是已般若可虛而照真諦可亡而知萬動可卽而靜聖應可無而爲斯則不知而自知不爲而自爲矣復何知哉復何爲哉

難曰夫聖入真心獨朗物物斯照應接無方動與事會物物斯照故知無所遺動與事會故會不失機會不失機故必有會於可會知無所遺故必有知於可知必有知於可知故聖不虛知必有會於可會故聖不虛會既知既會而曰無知無會者何邪若夫忘知遺會者則是聖人無私於知會已成其私耳斯可謂不自有其知

安得無知哉。答曰：夫聖人功高二儀而不仁，明逾日月而彌昏。豈曰木石替其懷，其於無知而已哉。誠曰異於人者，神明故不可言。事相求之耳。子意欲令聖人不自有其知，而聖人未嘗不有知。無乃乖於聖心，失於文旨者乎。經云：真般若者，清淨如虛空。無知無見，無作無緣。斯則知自無知矣。豈待返照然後無知哉。若有知性，空而稱淨者，則不辨於惑智。三毒四倒，皆亦清淨。有何獨尊淨於般若。若言所知非般若，所知自常淨。故般若未嘗淨，亦無緣致淨。歎於般若。然經云：般若清淨者，將無已般若體性。眞淨本無惑取之知，本無惑取之知，不可言知名哉。豈唯無知名無知，知自無知矣。是言聖人言無知之般若，照彼無相之眞諦。眞諦無免馬之遺。般若無不窮之鑒。所言會而不差，當而無見寂。怕無知而無不知者矣。

難曰：夫物無言自通，故立名。言通物，物雖非名，果有可名之物。當

於此名矣。是曰卽名求物，物不能隱，而論云：聖心無知。又云：無所不知。意謂無知未嘗知，知未嘗無知。斯則名敎之所通，立言之本意也。然論者欲一於聖心，異於文旨，尋文求實，未見其當。何者？若知得於聖心，無知無所辨。若無知得於聖心，知亦無所辨。若二都無得，無所復論哉？荅曰：經云：般若義者，無名無說，非有非無，非實非虛，虛不失照，照不失虛。斯則無名之法，故非言所能言也。言雖不能言，然非言無曰傳，是曰聖人終日言而未嘗言也。今試爲子狂言辯之。夫聖心者，微妙無相，不可爲有用之彌勤，不可爲無，不可爲無，故聖智存焉，不可爲有，故名敎絕焉。是曰言知不爲知，欲曰通其鑒，不知非不知，欲曰辨其相，辨相不爲無，通鑒不爲有，非有故知而無知，非無故無知而知，是曰知卽無知，無知卽知，無曰言異而異於聖心也。

難曰：夫眞諦深玄，非智不測，聖智之能在茲而顯，故經云：不得般



緣求智故曰智爲知緣自非緣於何而求知哉

難曰論云不取者爲無知故不取爲知然後不取邪若無知故不取聖人則冥若夜游不辨縉素之異邪若知然後不取知則異於不取矣答曰非無知故不取又非知然後不取知卽不取故能不取而知

難曰論云不取者誠曰聖心不物於物故無惑取也無取則無是無是則無當誰當聖心而云聖心無所不知邪答曰然無是無當者夫無當則物無不當無是則物無不是物無不是故是而無是物無不當故當而無當故經云盡見諸法而無所見者也

難曰聖心非不能是誠曰無是可是雖無是可是故當是於無是矣是曰經云真諦無相故般若無知者誠曰般若無有有相之知若曰無相爲無相有何累於真諦也答曰聖人無無相也何者若曰無相爲無相無相卽爲相捨有而之無譬猶逃峯而赴壑俱不

免於患矣。是曰至人處有而不有，居無而不無，雖不取於有，然亦不捨於有。無所曰和，光塵勞周旋五趣，寂然而往，怕爾而來，恬淡無爲，而無不爲。

難曰：聖心雖無知，然其應會之道不差。是曰可應者應之，不可應者存之。然則聖心有時而生，有時而滅，可得然乎？答曰：生滅者，生滅心也。聖人無心生滅，焉起然非無心，但是無心心耳。又非不應，但是不應應耳。是曰聖人應會之道，則信若四時之質，直曰虛無爲體，斯不可得而生，不可得而滅也。

難曰：聖智之無，惑智之無，俱無生滅，何曰異之？答曰：聖智之無者，無知、惑智之無者，知無，其無雖同，所曰無者異也。何者？夫聖心虛靜，無知可無，可曰無知，非謂知無。惑智有知，故有知可無，可謂知無，非曰無知也。無知卽般若之無也，知無卽真諦之無也。是曰般若之與真諦，言用卽同而異，言寂卽異而同，故無心於彼此異。



故不失於照功。是曰辨同者同於異，辨異者異於同。斯則不可得而異，不可得而同也。何者？內有獨鑒之明，外有萬法之實。萬法雖實，然非照不得。內外相與，曰成其照功。此則聖所不能同用也。內雖照而無知，外雖實而無相。內外寂然，相與俱無。此則聖所不能異寂也。是曰經云：諸法不異者，豈曰續鳧截鶴，夷嶽及壑？然後無異哉？誠曰不異於異，故雖異而不異也。故經云：甚奇世尊，於無異法中，而說諸法異。又云：般若與諸法，亦不一相，亦不異相，信矣。

難曰：論云：言用則異，言寂則同。未詳般若之內，則有用寂之異乎？答曰：用即寂，寂即用。用寂體一，同出而異名，更無無用之寂。而主於用也。是曰智彌昧，照逾明。神彌靜，應逾動。豈曰明昧動靜之異哉？故成具云：不爲而過爲，寶積曰：無心無識，無不覺知。斯則窮神盡智，極象外之談也。即之明文，聖心可知矣。

物不遷論

夫生死交謝寒暑迭遷有物流轉人之常情余則謂之不然何者  
放光云法無去來無動轉者尋夫不動之作豈釋動曰求靜必求  
靜於諸動必求靜於諸動故雖動而常靜不釋動曰求靜故雖靜  
而不離動然則動靜未始異而惑者不同緣使真言滯於競辨宗  
途屈於好異所曰靜躁之極未易言也何者夫談真則逆俗順俗  
則違真違真則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淡而無味緣使中人未分  
於存亡下士撫掌而弗顧近而不可知者其唯物性乎然而不能  
自己聊復寄心於動靜之際豈曰必然試論之曰道行云諸法本  
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中觀云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斯皆即  
動而求靜曰知物不遷明矣夫人之所謂動者曰昔物不至今故  
曰動而非靜我之所謂靜者亦曰昔物不至今故曰動而非靜動  
而非靜曰其不來靜而非動曰其不去然則所造未嘗異所見未  
嘗同逆之所謂塞順之所謂通苟得其道復何滯哉傷夫人情之

惑也久矣。日對真而莫覺。既知往物而不來。而謂今物而可往。往物既不來。今物何所往。何則。求向物於向。於向未嘗無。責向物於今。於今未嘗有。於今未嘗有。曰。明物不來。於向未嘗無。故知物不去。覆而求今。今亦不往。是謂昔物自在。昔不從今。曰。至昔。今物自在。今不從昔。曰。至今。故仲尼曰。回也。見新交臂。非故如此。則物不相往來。明矣。既無往返之微朕。有何物而可動乎。然則旋風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復何怪哉。噫。聖人有言曰。人命逝速。速於川流。是曰聲聞。悟非常。曰成道。緣覺。覺緣離。曰即真。苟萬動而非化。豈尋化。曰階道。覆尋。聖言微隱難測。若動而靜。似去而留。可曰神會。難曰事求。是曰言去。不必去。閑人之常想。稱住不必住。釋人之所謂往耳。豈曰去而可遺。往而可留耶。故成具云。菩薩處計常之中。而演非常之教。摩訶衍論云。諸法不動。無去來處。斯皆導達羣方。兩言一會。豈曰文殊。

而乖其致哉。是言常而不往，稱去而不遷，不遷故雖往而常靜，不住故雖靜而常往。雖靜而常往，故往而不遷；雖往而常靜，故靜而弗留矣。然則莊生之所言藏山，仲尼之所言臨川，斯皆感往者之難留，豈曰排今而可往？是言觀聖人心者，不同人之所見得也。何者？人則謂少壯同體，百齡一質，徒知年往不覺形隨，是言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鄰人見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鄰人皆愕然，非其言也。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覺其斯之謂歟。是言如來因羣情之所滯，則方言言言辯惑，乘莫二之真心，吐不一之殊教，乖而不可異者，其唯聖言乎。故談真有不遷之稱，導俗有流動之說。雖復千途異唱，會歸同致矣。而徵文者，聞不遷則謂昔物不至，今聆流動者，而謂今物可至。昔既曰古今而欲遷之者何也？是言言往不必往，古今常存，言其不動，稱去不必去，謂不從今至古，言其不來，不來故不馳騁於古今，不動故各性住。

於一世然則羣籍殊文百家異說苟得其會豈殊文之能惑哉是  
曰人之所謂住我則言其去人之所謂去我則言其住然則去住  
雖殊其致一也故經云正言似反誰當信者斯言有由矣何者人  
則求古於今謂其不住吾則求今於古知其不去今若至古古應  
有今古若至今今應有古今而無古曰知不來古而無今曰知不  
去若古不至今今亦不至今事各性住於一世有何物而可去來  
然則四象風馳璇璣電卷得意毫微雖速而不轉是曰如來功流  
萬世而常存道通百劫而彌固成山假就於始質脩途託至於初  
步果曰功業不可朽故也功業不可朽故雖在昔而不化不化故  
不遷不遷故則湛然明矣故經云三菑彌綸而行業湛然信其言  
也何者果不俱因因而果因而果因不昔滅果不俱因因不  
來今不滅不來則不遷之致明矣復何惑於去也脚踏於動靜之  
間者哉然則乾坤倒覆無謂不靜洪流滔天無謂其動苟能契神

於卽物斯不遠而可知矣。

□□□□

不真空論

夫至虛無生者。蓋是般若玄鑿之妙趣。有物之宗極者也。自非聖明特達。何能契神於有無之間哉。是已至人通神心於無窮。窮所不能滯。極耳目於視聽。聲色所不能制者。豈不曰其卽萬物之自虛。故物不能累其神明者也。是已聖人乘真心而理順。則無滯而大通。審一氣已觀化。故所遇而順適。無滯而不通。故能混雜致滯。所遇而順適。故能觸物而一。如此則萬象雖殊而不能自異。不能自異。故知象非真象。象非真象。故則雖象而非象。然則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潛微幽隱。殆非羣情之所盡。故頃爾談論。至於虛宗。每有不同。夫已不同而適同。有何物而可同哉。故眾競作。而性莫同焉。何則。心無者。無心於萬物。萬物未嘗無。此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卽色者。明色不自色。故雖色而未色也。夫言色者。但當色卽

色豈待色色而後爲色哉此直語色不自色未領色之非色也本無者情尙於無多觸言已實無故非有有卽無非無卽無尋夫立文之本旨者直曰非有非真有非無非眞無耳何必非有無此有非無無彼無此直好無之談豈謂順通事實卽物之情哉夫曰物物於物則所物而可物曰物物非物故雖物而非物是曰物不卽名而就實名不卽物而履眞然則眞諦獨靜於名教之外豈曰文言之能辯哉然不能杜默聊復借言曰擬之試論之曰摩訶衍論云諸法亦非有相亦非無相中論云諸法不有不無者第一眞諦也尋夫不有不無者豈謂滌除萬物杜塞視聽寂寥虛豁然後謂眞諦者乎誠曰卽物順道故物莫之逆卽僞卽眞故性莫之易性莫之易故雖無而有物莫之逆故雖有而無雖有而無所謂非有雖無而有所謂非無如此則非無物也物非眞物物非物故於何而可物故經云色之性空非色敗空曰明夫聖人之於物也卽

萬物之自虛。豈待宰割。曰求通哉。是曰寢疾有不真之談。超日有  
卽虛之稱。然則三藏殊文。統之者一也。故放光云。第一真諦。無成  
無得。世俗諦故。便有成有得。夫有得卽是無得之偽號。無得卽是  
有得之眞名。眞名故雖眞而非有。偽號故雖偽而非無。是曰言眞  
未嘗有。言偽未嘗無。二言未始一。二理未始殊。故經云。眞諦俗諦  
謂有異邪。答曰。無異也。此經直辯眞諦。曰明非有。俗諦。曰明非無。  
豈曰諦二。而二於物哉。然則萬物果有所。曰不有。有所。曰不  
無。有所。曰不有。故雖有而非有。有所。曰不無。故雖無而非無。  
雖無而非無。無者不絕虛。雖有而非有。有者非眞有。若有不卽眞。  
無不夷跡。然則有無稱異。其致一也。故童子歎曰。說法不有亦不  
無。曰因緣故。諸法生。瓔珞經云。轉法輪者。亦非有轉。亦非無轉。是  
謂轉無所轉。此乃眾經之微言也。何者。謂物無邪。則邪見非惑。謂  
物有邪。則常見爲得。曰物非無。故邪見爲惑。曰物非有。故常見不



得然則非有非無者信真諦之談也故道行云心亦不有亦不無  
中觀云物從因緣故不有緣起故不無尋理卽其然矣所曰然者  
夫有若真有有自常有豈待緣而後有哉譬彼真無無是常無豈  
待緣而後無也若有不能自有待緣而後有者故知有非真有有  
非真有雖有不可謂之有矣不無者夫無則湛然不動可謂之無  
萬物若無則不應起起則非無曰明緣起故不無也故摩訶衍論  
云一切諸法一切因緣故應有一切諸法一切因緣故不應有一  
切無法一切因緣故應有一切有法一切因緣故不應有尋此有  
無之言豈直反論而已哉若應有卽是有不應言無若應無卽是  
無不應言有言有是謂假有曰明非無借無已辨非有此事一稱  
二其文有似不同苟領其所同則無異而不同然則萬法果有其  
所曰不有不可得而有有所曰不無不可得而無何則欲言其  
有有非真生欲言其無事象旣形象形不卽無非真非實有然則

不真空義顯於茲矣。故放光云：諸法假號不眞，譬如幻化人，非無幻化人。幻化人非眞人也。夫已名求物，物無當名之實；已物求名，名無得物之功。物無當名之實，非物也；名無得物之功，非名也。是已名不當實，實不當名，名實無當，萬物安在。故中觀云：物無彼此，而人言此爲此，已彼爲彼，彼亦言彼爲此，已此爲彼。此拔莫定乎一名，而惑者懷必然之志，然則彼此初非有，惑者初非無。既悟彼此之非有，有何物而可有哉。故知萬物非眞，假號久矣。是已成且立，強名之文。園林託指馬之況，如此則深遠之言於何而不在。是已聖人乘于化而不變，履萬惑而常通者，由其即萬物之自虛，不假而虛物也。故經云：甚奇世尊，不動眞際，爲諸法立處，非離眞而立處。立處即眞也。然則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則神。

宗本義

本無實相法，性性空，緣會一義耳。何則一切諸法緣會而生，緣會

而生則未生無有緣離則滅如其真有有則無滅已此而推故知雖今現有有而性常自空性常自空故謂之性空性空故故曰法性法性如是故曰實相實相自無非推之使無故名本無言不有不無者不如不見常見之有邪見斷見之無耳若言有爲有則言無爲無有既不有則無無也夫不存無已觀法者可謂識法實相矣是謂雖觀有而無所取相然則法相爲無相之相聖人之心謂住無所住矣三乘等觀性空而得道也性空者爲諸法實相也見法實相故云正觀若其異者便爲邪觀設二乘不見此理則顛倒也是言三乘觀法無異但心有大小爲差耳漚和般若者大慧之稱也諸法實相爲之般若能不形證漚和功也適化眾生謂之漚和不染塵累般若力也然則般若之門觀空漚和之門涉有涉有未始迷虛故常處有而不染不厭有而觀空故觀空而不證是謂一念之力權慧具矣一切之力權慧具矣可思歷然可解泥洹盡

諱者直結靜而已則生死永滅故謂盡耳無復別有一盡處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六十四終

全晉文卷一百六十四

經傳

十四